



年底的消费

□谭岷江

转眼又到年底了。这一年庸庸碌碌度过，本没有什么可以总结，不过，到了年底，我还是奢侈地消费了一把，似乎值得大书特书。

也不知是什么原因，随着年龄的增长，今年的我突然变得非常节俭，“双十一”我坚持不上网，勉强守住不消费的底线。但是，到了“双十二”，我还是忍不住在网上购买了一些东西，主要是在文化和衣饰两项消费，前者属精神范畴，后者是物质范畴。

先说精神上的。从17岁发表第一篇习作开始，我但凡有点稿费收入，除了少量用于请客共乐，大多是用去买书。特别是2010年后进入网购时代以来，我在网上打折购买了无数次书，这也导致懒散的我根本没时间把买的书全部读完。

不过，到了12月，我还是忍不住在网上买了十几本书，既有书刊类的3本《读库》，文学类小说《大地中心的人》《土广寸木》《国王的游戏》《老实好人》《不间断的人》《曹家渡神话》《松江异闻录》，也有历史书籍《失去的三百年》《宋代的身份与审判》《王氏之死》，还有理论类书籍

《纳博科夫文学讲稿三种》《八十本书环游地球》《自然与律法》《自由、政治与人性》《分裂的共识》。其中，我已粗略读过《宋代的身份与审判》《自然与律法》，收获与启发最大。

同时，我还喜欢看影视和杂志，为了享受看电影和电视的快乐，便续了腾讯、优酷、爱奇艺的年度会员，续了三联生活周刊的年会会员，到小城的影院续了两家的会员卡，5折订阅了十来本我觉得很不错的文学杂志，昨天又去续了咪咕视频会员。

再说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需求与美容相比，物质上的需求与美容我就要克制得多。因为我已经算是到了中年之末，触摸到了老年之初。我虽然有些害怕变老，但一直都坦然，觉得变老是人生的一个必经过程。

因此，虽然到了年底打折消费季，我购买的物质需求和美容的衣饰也不太多，但和去年相比，也算不少。考虑到最近几年来，每年初我都要开会，且要求参会者都必须着正装，便买了一套包含衬衣、领带在内的打折西装。考虑到

这个冬天也许会太冷，我的两套羽绒服还是4年前购买的，已经开始陈旧，我便买了一件厚棉衣、两套保暖服，以及一些用于换洗的袜子、鞋垫。

本来，我还预算买一双皮鞋，但是我有一双2016年购买的打折皮鞋，是一个朋友老板坚持推荐给我的老人鞋名牌。不过，当初因为有点太笨重和老套，所以一直未曾穿过，也未曾扔掉——虽然我一直以为已经把它扔了。一个月前，我的旧皮鞋坏了，实在不能再穿，正准备去买新鞋，却发现它待在角落里，蒙着厚厚的数层灰垢，便欣喜若狂，至少内心不再愧疚自责，赶紧将它擦净，拿到鞋店花钱重新美容。果然，拿回家里的它焕然一新，穿上后觉得很舒适和暖和，一点也不老套。

末了，总结一下我的年底消费金额，大约是三千元，远远超过我的承受预算。其中，精神消费占三分之二，物质消费占三分之一弱。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凡尘晓遇

专栏

在我的身体里安装着两个时钟：一个是新城时钟，它滴滴答答地走着，脚步匆匆，人影憧憧，有时让我心生倦怠；一个是老街时钟，悠缓的节奏，慢、慢、慢，让我的灵魂跟得上脚步，跟不上我打量尘世的目光。

新城的幢幢高楼抬高了天际线，古朴沧桑的老街就蜷缩在它身旁。

县志里记载，老街的年龄有150多岁了，当年它是茶马古道中的一段，布有驿站。住在老街的庞大爷跟我说过，夜深时，他于恍惚之中仿佛还能听到当年商队运送盐巴、茶叶、布匹时发出的马铃声。庞大爷的祖父，就是一个当年在古道上风里来雨里去盐商。

在庞大爷家正屋的墙上，悬挂着庞大爷祖父的一幅炭画。那是一个鬍须飘飘的老人，鼻梁挺直，眼窝深陷，颧骨高耸，神情凝重。其实庞大爷祖父生前没能留下影像，庞大爷及其家人便对老人的生前容貌进行追忆，然后口述给老街的画像师黄师傅。黄师傅花了3天时间，在光阴的深水里打捞起老人的逼真面容，并通过画像展现出来，让庞家的血亲记忆被复现和定格在后辈身边。“像，太像了！印象中就是这样。”庞大爷凝视着祖父画像，呆呆地出了神。

今年68岁的黄师傅，在老街画像已有40年的时光了。刚来老街时，黄师傅还是一个精壮的小伙子。而今我看见背脊如弯弓的黄师傅，常把身子贴在他老店门前的黄葛树干上喘气，远远望去如一只大虫与树深情缠绵。那棵黄葛树的根须如龙爪般缠绕着黄师傅老店的墙体，结结实实地拥抱，与墙的生命早已融为一体。

黄师傅画像店内的墙上，挂满了他给老街人画的画像——为老街人画完像后，有一些他会复制一份留下作纪念。某天，我在黄师傅的店里闲聊，他指着墙上画像一一介绍起来，而其中的一些人已经从老街启程，驾鹤远行去了另一个世界。黄师傅说

老街摆渡人

□李晓

起跟他常常喝酒的陈铁匠，眼泪忍不住簌簌而落。陈铁匠在老街打铁52年，叮叮当当的打铁声成为老街人心里的钟摆之音。同为老街匠人，两人都喜欢喝酒，都喜欢喝酒后靠着黄葛树打个盹，黄师傅和陈铁匠成为了至交。

在陈铁匠去世前的那年秋天，他来到黄师傅的画像店里，眼神怔怔地望着黄师傅埋头画像。等黄师傅画完，陈铁匠突然一声叹息：“老黄啊，像我们这些手艺人，还能在老街待多久？”黄师傅挥舞着双手说：“哎呀，老街的人都还需要我们嘛，莫想那么多。”那天中午，黄师傅请陈铁匠去老街饺子店里喝了一次酒。两人分别时，陈铁匠突然倾着身子上前要跟黄师傅拥抱一下，黄师傅感到有点别扭，把身子侧了侧，伸出手跟陈铁匠握了握。一周过后，陈铁匠突发脑梗去世。陈铁匠的灵堂内，灵桌上摆放的是黄师傅给他画的遗像，这也是遵照陈铁匠儿孙们的心意。黄师傅跟我聊起这件事时，颇为后悔地说：“喝酒分别的那天，应该跟那副老骨头拥抱一下啊！”

这些年，人人都可以用手机拍照，喜欢画像的，还能通过电脑完成，黄师傅画像店里的生意便日渐萧条，但黄师傅一点也不急。老街的街坊们也在一天天道别，一家一家搬到了新城居住，老街的烟火气冷落了。依旧守候在老街、尚未搬走的几户人家，只要望一眼黄师傅的店以及那棵如同老祖宗般的黄葛树，心里就会生出一股颇具安慰效力的暖流。

其实，从老街走出去的人，哪能忘了老街呢？无论在哪里，每走一步，都有老街里生出的根须牵扯着他们。每逢节假日，回来走一走、看一看的往日老街人，差不多都要在黄师傅的画像店前驻足而望。有一天，我看见一个回老街的大哥，突然在黄师傅的店门前深深地鞠了一躬。店里墙上，悬挂着这位大哥父母的画像，

二老正浅笑依依地凝望着门前已鬓发染霜的儿子。

那年我父亲去老街的理发铺子理过发后，来到黄师傅店里，请他给我那在人世如一头牛辛劳一世却留下一张照片的爷爷画上一张像。黄师傅耐心听着父亲对我爷爷容貌的描述，又打量着父亲的样子和神态。一周过后，父亲去黄师傅店里，见到画像后，轻声说了一句：“黄师傅，我父亲的嘴唇还厚一些。”黄师傅用炭笔飞快地勾勒了几笔，感情一向内敛的父亲，突然抱住我爷爷的画像嚎啕大哭起来，遥遥思念的河流，在那一刻决堤了。后来的一天，父亲抚摸着画像对我说：“黄师傅画得太像了，太像了！他是不是在梦里见过你爷爷啊？”

秋季的一天，天空的云如棉花一样洁白柔软，父亲静悄悄追随老街远行人的脚步，也去了另一个世界。我去黄师傅的店里，请他给父亲画一幅像。黄师傅喃喃着说：“我也想你父亲啊，他是一个大好人。”黄师傅的这句话暖透了我的心窝，我竟感觉他也是我亲情关系的一部分。

我把父亲的画像放在书房，每当情绪低落时分，望一望画像上的父亲，我心里仿佛立马接上了一股神秘力量，让我得以有勇气继续面对这茫茫人世，心宽策马而过。

老桥、老巷、老店、老手艺人，都被黄师傅纳入了他的老街画像里，他在为老街留存一份光阴档案。黄师傅默默守候着老街，像一个等候旅人归来的摆渡人，他也在为我的心灵摆渡。还有店前那棵黄葛树，它和黄师傅是一对在岁月河流上泛舟的伴侣，波浪的颜色和他们一样，是金黄色的。而我们都将成为墙上的画影，成为滔滔岁月河流里的一圈圈涟漪——我愿意，就这样宁静地相守着。

(作者单位：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



能懂的诗

神女峰(外一首)

□吉树奎

掌心上紧紧握住峭壁的女子
爱情，只剩下仰望

绝句，吟出两岸青山
你却不相信世上有峰回路转

千百年，峡江烟雨
在留白处，转身

情话，爬不上山顶
人间，在低处生儿育女

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意象
锁不住江水的渴望

漫山的红叶
绣一幅道不清说不明的爱

神话，载不动轻舟
流水，直抒胸臆

人，在船上点燃一支烟
神，在雾中寻找宿命

暮色，在流水里回家

鸟鸣，在山上生根
在山顶安家的还有云朵
唯有流水
把寒冷的温度慢慢带下山
名与利的尖叫
会变成无语坚硬的石头
绕过去的，只有那流水

低处的流水，高于
天空中任何一朵云彩
菊是一段，家也是一段

很多人，把读不懂的世事
交给流水去诵读
经书，滴水穿石
溪水边，浣洗过的衣服
会变成一件又一件袈裟

流水，要经过每一个人的故乡
一个被夕阳盯着的人
哪怕满脸暮色，流水
也会带你回家

(作者单位：四川威远职业技术学院)

一片树叶的沉思

□黄裕涛

一片树叶，可以绿得发亮
也可以黄得耀眼
还可以赶跑一个巍峨的季节
但是，它被孤寂打败了
淹没在枯草丛中

一片树叶，一个世界
它们贮满了伟大的时光和真理
在光圈与快门中卖弄着美好
这一刻，它们被迫锁定为焦点
而另一个茁壮的开始，正蓄势待发

(作者系重庆市荣昌区作协副主席)